

◆史海钩沉

陆游父子与潜山

潜阳子

南宋诗人陆游（1125—1210）《入蜀记》卷三（《渭南文集》卷四十五）里，有段名为《夹口江上望皖山》的文字：“二十七日，五鼓，大风自东北来……遂经皖口至赵屯，未朝食，已行百五十里，而风益大，乃泊夹中皖口……是日大风，至暮不止。登岸，行至夹口，观江中惊涛骇浪，虽钱塘八月之潮不过也。有一舟掀簸浪中，欲人夹者再三，不可得，几覆溺矣。号呼求救，久方能入。北望，正见皖山。太白《江上望皖公山》诗云‘巉绝称人意’，‘巉绝’二字，不刊之妙也。南唐元宗南迁豫章，舟中望皖山，爱之，谓左右曰：‘此青峭数峰，何名？’答曰：‘舒州皖山。’时方新失淮南，伶人李家明侍侧，献诗曰：‘龙舟千里颶东风，汉武得阳事正同。回首皖公山色好，日斜不到寿杯中。’元宗为悲愤歔歔。故王文公诗云：‘南狩皖山非故地，北师淮水失名王。’计其处，当去此不远也。”

这是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陆游经过舒州皖口（今安庆怀宁一带）时的所见所闻。其时，金人入侵中原，南宋小朝廷已是朝不保夕。陆游此时溯江入蜀，在江上望皖山（天柱山），一下子就想起了一则往事。当年，“南唐元宗南迁豫章，舟中望皖山”，元宗李璟一时兴起，问左右皖山何名，同船的李家明以诗相献，由元宗相比汉武帝拜岳，以皖山依旧，江山失色，隐喻南唐丢失江北十四州，惹得元宗唏嘘不已。如今，南宋也被铁蹄践踏，朝廷偏安一隅，眼前的一切正暗合南唐君臣行舟的一幕。陆游这段文字表达了他对南宋大好山河破碎的绝望与愤懑。

李家明，南唐中主李璟伶官。南唐泰和（今江西）人，据传其人诙谐滑稽，善讽谏。这首诗《全唐诗》也有收录，诗云：“龙舟轻颶锦帆风，正值宸游望远空。回首皖公山色翠，影斜不到寿杯中。”这与陆游所记略有不同，但无论皖山是“山色好”还是“山色翠”，诗人都以“皖山”隐喻江山，让人触摸到亡国者“山河易主”的痛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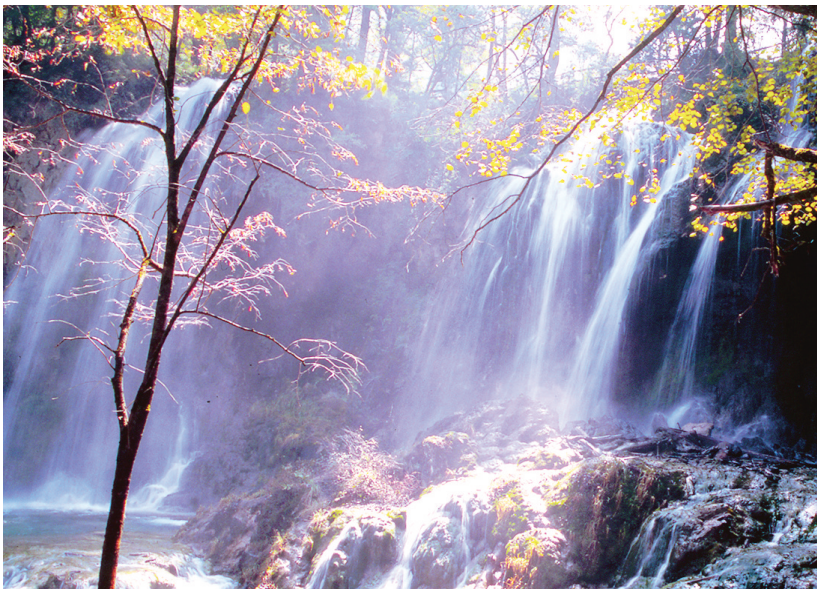
从陆游上述文字看，那次在皖口他没做过多的停留。他与潜山（时属舒州）的关系除了《夹口江上望皖山》，也无更多记载。有史为证的倒是其父陆宰（1088—1148）与潜山大有关系。陆宰字元钊，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，陆佃之子。政和初至宣和五年（1111—1123），为淮西提举常平官。宣和六年（1124），迁淮南东路转运判官。后任京西路转运副使。靖康元年落职，绍兴元年，起知临安府。十八年卒。绍兴间，朝廷起秘

阁，求天下遗书，首命绍兴府录宰家书，凡一万三千余卷。著作有《春秋后传补遗》等。陆宰任淮西提举常平有十余年之久，当时官署正在舒州治所。

宣和元年（1119）的一年秋天，陆宰巡行所属部域，到潜山三祖山順便拜访山谷寺当时住持惟照长老。陆宰以前就非常欣赏惟照，认为他是“缁流之杰”（僧人中杰出人物）。只是不巧，他这次来访却正值惟照长老外出未归。于是他悻悻在墙上留下一首诗：“芙蓉已入双林寂，山谷今传佛祖衣。千里客来何所遇，夜堂人静雨霏霏。”诗写惟照长老之师道楷入寂后，惟照继承他的衣钵，来到山谷寺传授佛法；而自己前来寻访故人，却未能有遇。法堂寂静无人，堂外秋雨纷纷，让人有“霏霏”之思的惆怅。不久，惟照长老读到这首诗，很是感动，一气就和诗四首。其三曰：“千里客来何所遇，一念超然无去住。全身放下火中莲，谁能更为无生路。”一唱一和，算是为天柱山留下了一个美好诗话。

释惟照（1084—1128），俗姓李，简州阳安（今四川简阳）人。住洪州宝峰。为青原下十二世，芙蓉楷禅师法嗣。幼师成都鹿苑清泰，年十九，剃染登具。后谒芙蓉于大洪。累年出领招提，还甘露、三祖寺。徽宗宣和四年（1122），诏补江州圆通，弃去，复居泐潭。高宗建炎二年卒，年四十五。《嘉泰普灯录》卷五、《五灯会元》卷一四有传。

陆宰有诗话留在潜山，遍寻潜山历史文献，其子、南宋大诗人陆游却是没有。这很是让人不解。有人读陆游《登太平塔》一诗：“我从平地来，忽寄百尺巅。眼力与脚力，初不减少年。渐高山愈出，杳杳浮云烟。举手扪参旗，日月磨蚁旋。天风忽吹衣，便欲从此仙。且复下梯去，著书未终篇。”以潜山有座晋咸和年间建造的太平塔为凭，认为此诗写的是潜山太平塔。但陆游自己却把这首诗收在他的《剑南诗稿》一书。剑南是道名，治益州（今成都市）。这说明此诗是他入川时所作。复旦大学教授、著名学者韩结根先生考证说，《剑南诗稿校注》《陆游全集校注》两书均注明此诗淳熙四年八九月间，陆游作于邛州；《陆游年谱》把《登太平塔》也定为淳熙四年八月游邛州时作。总之，综合各方所说，陆游的《登太平塔》并非写潜山太平塔。



小谭光影 蔡钦 摄

◆微观安庆

钱澄之与杨桥“杏花村”

曹金如

提及“杏花村”三字，不禁联想到“杏花村里酒如泉”“处处街头揭翠帘”的诗句，也联想到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的佳对。其实二者都与酒有关联。

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北朝时代，位于山西的杏花村酒就已闻名国内。据历代酒文化书籍记载，古代汾酒酿造需要杏仁。唐代由于酿酒需要，汾州酒坊便广栽杏树，“杏花村”之名便应运而生。池州秀山门外有个古村落，正是唐代大诗人杜牧笔下的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的“杏花村”。池州秀山门外的杏花村之所以饮誉天下，得益于明代名士福建福清人林古度（字冉予，一字茂之，晚号乳山）的一首七绝。诗曰：“郡楼高出秀山门，古迹今时不可论。杜牧当年有名句，独唱城外杏花村。”诚然，古诗词中“杏花村”三字频频出现，但大多是泛写而已。

《安庆府志》早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今年春，困卧田间，招陈生官仪见过，生报曰：‘适欲赴方有怀社日大龙湾看杏花之约。’”

“大龙山去枞阳三十里，近皖郡。山，郡之望也，石塘湖环其下。居民依山住，迎绕处多以湾名，皆以种杏为业。花时烂漫，远近数十里不绝，最著者曰杏花村。”这是钱澄之《大龙湾看杏花记》中的一段话。

钱澄之，字幼光，又字饮光，本名秉镫，自号田间老人。生于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，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。安徽桐城人。《大龙湾看杏花记》刊于《田间文集》（卷十·记）。

“山下有白家湾，为白安石先生故居。予少时常就先生问难，屡宿其斋，皆不值花时。先生亦向予夸花时之盛，以不得一见为恨。”文中的白安石即白瑜，字瑕仲，一字安石。今属安徽桐城人，明崇祯中以岁贡生举贡入都，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赐特用进士，授云南府推官，补登州知州。崇祯十七年归里，

隐居大龙山的白家湾。白家湾即现今的安庆市宜秀区杨桥镇龙山村。钱澄之之所以有社日约友去“杏花村”看杏花的欲望与动机，缘于白安石先生曾经夸过这里的杏花。钱澄之经常往白安石先生那里求教，也多次在白安石先生那里住过，但都不是花开时节，这便成了钱澄之的一块心病。于是钱澄之回到家乡之后便开始谋划去“杏花村”看花这件事。

“顷得官仪讯，意兴勃发，遂以社前二日过其石舫，次日与偕至有怀白鹿庄。有怀已先期往深庄，与刘超宗再看花矣，暮归，言花正盛，但虑有雨耳。明日，社，果雨，集蛰存堂，与诸子分韵，各成诗一首。”

钱澄之兴致勃勃地偕几位好友于社日前两天去看花，无奈天公不作美，竟下起了连阴雨，于是“集蛰存堂，与诸子分韵，各成诗一首”。

“明日雨住，超宗前导，为指示某村某家。炊烟相接，松竹参差，杏花掩映其间，渐远则花渐盛，而最盛者白家湾一带也。”“到石塘嘴，越小冈，望见新柳修竹中，往往有垣宇稍壮，则所为杏花村是也。”钱澄之一行由枞阳出发，过白鹿庄经白家湾至石塘嘴。过石塘嘴，翻一小山冈，“则所为杏花村是也”。确切地说，当年杨桥之“杏花村”便在石塘嘴这一带。为何杏花“最盛者白家湾一带”却不是“杏花村”？原来石塘嘴“以西，益近郡，郡幕府将吏二千石以下，于花时辄游猎其地，因张饮花下”。也就是说，其时石塘嘴一带更接近安庆府。这里有一处能喝酒的地方，“足容数十席，有杏花数十株罗列环绕，皆合抱，古于他村者”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可以渔猎，“官来时，猎户先期逐兽匿山谷间，以待搏射；渔家多买巨鱼畜艇尾，俟官来举网以献。”可想而知，杏花时节，这里实在是热闹非凡。但同时这里也是个高消费的地方，“唯二千石于此”！

“石塘湖畔龙山麓，十里杏花红两湾”，不失为杏花盛开时的真实写照。